

作品

初见哈瓦那

■李放眉

我们去古巴是女儿通过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家旅行社办的准自由行,一到古巴,下了飞机便被接机大巴直接拉到了边远海滨酒店,逗留期间全程任你自在玩耍,于是乎,每日与加勒比海的阳光沙滩亲密接触,心旷神怡。酒店有现成的哈瓦那一日旅行团,让人喜出望外。于是当即报了名参团。

动身这天,阳光灿烂一如往日,大约两小时的车程中,空调大巴窗外,先是大海亲昵地陪伴着,辽远处,水与天接,空蒙其上,深蓝其下,分界豁然;近岸处,有礁石络绎冒头或峻然兀立,海涛一波一波拍打着,不紧不慢,忽而却奋力一击,雪浪飞溅,起伏伏伏,如是周而复始中,渐渐地,辽阔的海面由近及远,小山,椰林、棕榈、仙人树,以及一些叫不出名的热带乔木、灌木林欢快地交替着遮蔽了视野……倏忽间,路侧有房舍群落疾速迎来,简陋低矮,以为是要经过什么烟火小镇了吧,却须臾间便告消失,扑入眼帘的依然是热带风情的野外画风。这般情状一路上映再三,大巴驶入了一个类似公路休息区的停车场,地方不大,就一座年深月久的草顶大屋和几个草亭,却招展着古巴和好些个国家的国旗,使其其貌不扬之地顿有某种“高大上”的派头。小憩片刻后,大巴接着上路,经过了处处疏落的街市,哈瓦那到了。

首个到达的去处是一大广场,迎面一座巨碑巍峨边迤,遥指蓝天,碑前是座硕大的人物雕像,转身四顾,就在几乎一片茫然中,瞥见广

场旁边两座大楼外墙上各有一幅巨大头像,头像就简笔画式的几笔,我一眼认出了其中一位:切·格瓦拉,当年名重一时的“红色罗宾汉”,响当当的游击革命家噢!后来网上查询,方知那座雕像的人物是古巴著名诗人、民族英雄、思想家何塞·马蒂,十九世纪中后期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运动的领袖,牺牲于古巴独立战争,年仅42岁。雕像17米高,通体白色大理石制作,那尊立其后的纪念碑高达109米,为哈瓦那最高建筑。有意思的是,这个纪念何塞·马蒂的广场,规模足可跻身世界最大广场之列,却是在被指为独裁者的古巴前总统巴蒂斯塔执政时修建的,1959年完工,始名“公民广场”,同年,在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的非德尔·卡斯特罗大举杀出,进军哈瓦那,夺取政权,广场旋即改名“革命广场”。至于那两座大楼外墙上的另一头像,名叫卡米罗·西恩富戈斯,他与卡斯特罗、格瓦拉一道时称“古巴革命三大司令”,在打下江山当年因专机事故遇难。

之后,大巴游弋所至,眼帘逐渐为普遍低矮、老旧的房舍淹没,五六层的已显气派,八九层的就俨然鹤立鸡群了,似乎,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哈瓦那城不过如此,非但感觉平平,甚至还偶有坍塌颓败的不明建筑,风吹雨打时光不短,事后知晓,哈瓦那有旧城新城之别,新城据说照样不缺少现代化气息,街道宽阔整齐,高楼鳞次栉比,我们的大巴在离开广场后,却是直奔旧城,穿行在岁月长河蓄积的留痕之

中,难怪!

无须说,一路上,那位浅褐肤色的古巴女导游都在对满游客滔滔不绝地解说什么,老外们听得明白,我们却是完全不懂,只能放弃了听讲,尽量用眼去观看,用心去体察,用已有的相关知识去比照并理解。重要的是,在旧城核心区,下了车,导游领着一会过街钻巷,一会扎进某处古董大院或到了什么历史遗址地方,你尽可以随心所欲街拍,和不甚了了地去打量、端详那些古迹抑或文物。

精彩就在我们对导游亦步亦趋的跟随中逐渐显现,传统性民宅,厚重大气的欧式建筑成排连片,老广场,大教堂,石头城堡,要塞工事,海岸炮台,开有一排窗口视野良好的防御隧道,种种西班牙人统治时期留下的遗迹,如陈年的历史胶片在眼前一幕幕缓缓放映出来,虽只能看个热闹而不谙门道,然流光造化,日月剥蚀,触目皆是沧桑刻痕却令人遐想悠远,生出沉沉感慨。资料说,哈瓦那旧城区古建筑布局整齐和谐,外观古香古色,具有很高的建筑学价值,198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保护名录。老爷车则是又一道奇观,满街跑,到处停,各式古款,形形色色。这光景,据说惟古巴独有。

都说现代城市千城一面,除了高楼还是高楼,旧城却风情万种,耐得住细看,细读,许多时候,大约能多少窥得一个城市因其个体特别的历史所积淀的某种文化遗存,信然。

敕勒川星空下

■王亚哲

我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时,天色已近黄昏。走出舱门,一阵干燥而清冽的风迎面扑来,与南方潮湿黏腻的空气截然不同。我深吸一口气,仿佛能嗅到远处草原的味道。

乘车前往敕勒川草原的大巴上,导游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黝黑的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他操着带口音的普通话,向我们讲述着这片古老土地的故事。“敕勒川,阴山下”,他说这里曾是北方游牧民族繁衍息生的地方,匈奴、鲜卑、突厥、蒙古,多少铁骑曾在这片草原上驰骋,多少英雄故事在此上演。

暮色渐浓时,我们抵达了草原上的蒙古包营地。远处的地平线上,最后一抹晚霞正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逐渐明亮的星辰。草原的夜,来得突然而决绝。

晚餐是地道的烤肉和奶茶。蒙古族青年唱着悠扬的长调,歌声在空旷的草原上飘荡。吃饱喝足,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蒙古包。我独自一人,向草原深处走

去。远离了营地的灯光,黑暗如潮水般涌来。我站定脚步,抬头望去——刹那间,仿佛有千万颗碎钻洒落在黑丝绒上,银河如一条璀璨的玉带横贯天际。这是我长大后再也未见过的星空。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早已忘记了夜空本来的模样。光污染遮蔽了星辰,高楼大厦切割了天际。而在这里,在敕勒川的草原上,星空以最原始、最壮观的姿态展现在我眼前。

我躺在柔软的草地上,草叶轻抚着脸颊,带着阳光的余温。北斗七星清晰可辨,偶尔有流星划过,留下一道转瞬即逝的痕迹。在这浩瀚的星空下,人显得如此渺小,却又因能目睹这样的壮丽而倍感幸运。

我想起了那些曾在敕勒川仰望同一片星空的古人,千年前的游牧民族,是否也曾像我一样,被这星空震撼?“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简洁的诗句里,包含着对这片天地怎样的敬畏与热爱?

冬到毛栗科

■刘燕成

朋友老冯诚邀周末去他的老家毛栗科村游玩,说:就在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满山都是毛栗,金黄的落叶已铺满了山沟,值得一看。平日里,只要闲着,我就喜欢往贵阳郊区的山村游走,居住贵阳二十余年,几乎逛遍了城郊稍微有趣的地方。但毛栗科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史料有载,六百余年前,明朝将军付友德、沐英受朱元璋之令,先后率三十万大军入黔,扎营于贵筑县东下里马堡。毛栗科属马堡十街范围内,屯军于此建立大小营盘耕养生息。当时驻军及家属中常受皮肤病、头顶秃秃等疾病困扰,自然减员严重,正在屯军一筹莫展之时,为逃避战乱自江南而来的女子麻英子在毛栗科深山峡谷之中寻到了一处泉眼,便将此泉秘密分享给屯军及周边村民,不仅解决了饮水之困,还日长月久,屯军官兵的皮肤疾病亦不见了。为感念麻英子的恩德,后人便将此泉命名为“麻荫泉”。

老冯的父亲七十多岁了,常说他从小就听到村里老人讲起麻荫泉与明太祖朱元璋剿除西南元朝

残余势力的那些传说故事。麻荫泉至今仍毛栗科村委会东侧约600米处的峡谷一侧汨汨流淌着,走近一看,可见得清澈甘冽的泉水从井底汨汨冒出,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泛起细微的波纹。泉边的石碑上刻着麻英姑太的故事。

村里《周氏家谱》也有这样的记载:康熙三年,携妻带子,负粮入黔,过都柳江,越苗岭,见此山多毛栗,泉甘土肥,遂伐木筑屋,垦荒为田。村里人说,康熙初年从江西迁徙而来的周氏先祖,更是发展壮大有毛栗科村。加上马堡十街原本就有李、冯、袁、白、文、赵、吴、何、周、包等十大姓氏,自此之后,迁居于毛栗科的人越来越多,高寨、榜上、大洞、大园、水沟、龙滩、小畚田、何家洼、石灰窑等十余个自然寨,慢慢有了炊烟。到民国初年,“科”字融进了村名——“科”是“窠”的转音,暗暗古老的毛栗科村像鸟儿在毛栗树间筑的窠,裹着山里的暖。

村子里的确是满坡的毛栗,北风吹来,一片片黄叶纷纷飘落,把山谷染得更黄了。

村口一棵棵百年毛栗树,树干粗得要两个人合抱,深褐色的树皮上覆着白霜,像裹了层糖霜。枝桠间藏着圆锥形的冬芽,像攒着劲儿,

夜渐深,草原上的温度骤降。我裹紧了外套,却舍不得离开。远处传来马头琴声,低沉而悠远,与这星空竟是如此相配。琴声讲述着草原的故事,星空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在这星空下,现代与古老达成了某种和解。蒙古包旁停着越野车,牧民骑着摩托车放牧,但星空依旧如千年前一样璀璨。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却无法改变自然的壮美。

夜深了,我慢慢走回蒙古包。回头望去,星空依旧。我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这片草原将展现出另一番景象——碧绿的草浪,成群的牛羊,奔驰的骏马。但此刻,敕勒川的星空已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

躺在床上,透过蒙古包的天窗,仍能看到很多明亮的星星。我想,或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不仅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某个瞬间,与天地、与历史、与自己达成一种默契。

在敕勒川的星空下,天边不再遥远,它就在眼前,也在心中。

等着开春发芽。北风一吹,枯枝“呜呜”地响,像是老辈人在说着什么。我伸手摸了摸树干,树皮的粗糙蹭着掌心,冰层下却透着点温热——那是毛栗科人代代传下来的韧劲儿,是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暖。

夕阳往冯家大坡山下沉的时候,冬阳把毛栗科村天空染成了淡粉色,像撒了把桃花瓣。毛栗树的影子被拉得老长,盖住了田埂上的冰碴子。贵开快速铁路的列车从村子中央掠过,轰鸣声越来越远,村里的炊烟慢慢升起来,混着柴火的焦香,飘在屋顶上。那些散落在前毛栗科和后毛栗科等自然寨的漂亮民俗,落地窗上挂着火红的夕阳,晚归的山鸟从窗前飞过,停顿了半晌,仿佛是舍不得离去。

月亮悄悄升了起来,挂在毛栗树的枝桠上,清辉洒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洒在冬田的稻茬上,洒在育苗棚的塑料膜上,洒在每一户人家的屋顶上。我知道,从明朝的驻军屯堡,到如今的小康村,毛栗科经历了六百余年漫长的春夏秋冬,历史和往事并未灰飞烟灭,我相信那些深埋在树影里和泉声中的光阴,会像麻荫泉的水一样,慢慢流,慢慢淌,在北纬26° 53' 的毛栗科大地上,续写着新的传奇。

霜落寒林静

■钱红莉

霜落寒林静,风过柿叶红。我似一辈子都活在童年的景深里。通过书写,一遍遍回到童年。

霜降一过,天地清朗,山川萧瑟。深秋的风一阵寒似一阵,吹在脸颊,有轻微的疼痛感。塑料凉鞋是穿不住了,纷纷脱了单衣,穿上夹衣。

晨起,天空钴蓝,遍布金属沉甸甸的质感。村口远眺,田畈旷野似下了一层薄雪……冷风簌簌,不胜寒凉,处处霜意。

菜园里,霜最爱落脚在叶类菜上,青菜、新蒜、雪里蕻,一齐被霜裹了,格外寒浸浸的。

大地上所有草叶,皆闪耀着星辰一般的珠泪。到处湿漉漉的,无所不在的霜气,凝结为露。

山芋开始动锄了。纵然阳光倾泻,天地间却总也萧萧瑟瑟的。葳蕤的山芋藤被几场寒霜浸过,叶子微微泛紫。握锄,使巧劲,轻拂藤蔓,慢慢滚至一线,几米长连绵一片,逐一连根斩断,堆在地头。

窄窄的山芋垄布满裂缝,是被沙地里鼓胀的山芋撑开的。将锄头横过,轻拂一层薄土,山芋露出玫红色尖尖。沿着这红尖尖,一次性起底挖起,拿锄头尖一勾,放在新翻的沙土上……层出不穷的山芋红艳艳的,一垄垄地躺在秋阳下。秋风来去,一忽儿便将表皮湿气风干了。一只只袒稻箩里掬,颤颤簸簸地挑回家。

霜降时节,大人是没得闲日子的了。一担担山芋挑去小河边,一篮篮洗净,再挑去机房,碾成糊状。开始洗山芋粉。

门口早已备好大缸两三口。满满的,都是从小河里挑回的无数担清水。

一只布袋窄而长,装入适量山芋糊,扎紧袋口,沉入大缸中,上下搅动揣洗。一个镂空的木质工具架在缸沿,担起沉重的布袋,双手拼命挤压,再依次重新浸在另一口大缸的清水中。如是反复多次,才算将淀粉洗出。

剩下的山芋渣也不浪费。扛一架木梯,攀上屋顶,将山芋渣渣团一

个个大圆球,晾晒于屋瓦。

大缸中的山芋粉,历一夜沉淀。翌日,滗出水,剩在缸底的粉,白练般。一坨坨掬至竹簸箕中,摊晒。趁半干未干时,用双手一点点搓得细碎。

童年的深秋,总是一望无际的晴天。每一个妈妈都在为洗粉忙碌着,累得腰也直不起。这些缠人的琐屑事,全仗主妇们。不小心泼洒出的一点水渍,一夜风干,留在地上的,全是一派白生生的粉。

吾乡山芋为白心品种,粉糯甘甜,出粉率奇高。洗出的粉可食一年,算是金贵的食物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享用出一道开胃小菜:秋辣椒青红各半,切丁,掺在山粉中,适量盐。大铁锅烧至起青烟,倒一点薄油,炕出一锅山粉粑粑,趁热切成四方块,适宜佐粥。山粉粑粑口感弹牙,又黏黏糯糯,一股辣气直冲天灵盖,赶紧喝口粥压一压。小孩子辣得直嗦嘴,在寒霜瑟瑟的早晨,一头汗。两碗白粥下肚,通体舒泰。

我们的童年寡淡寒素,而又繁花似锦。那个“锦”,便是天然的食物,如若金不换。

我家露台上至今还生长着春天的时候我妈栽下的六棵辣椒,历经漫长无告的秋阴秋雨,依旧青果累累。隔三差五,我揪下秋椒五六,与野茭白同炒,滋味殊绝。几根秋椒丝入嘴,辣气冲天,吃得泪水汩汩。秋椒那一份特别滋味无法直观地形容出来,它们一夜夜历经清露寒霜的鞭打,是涅槃重生了,好比一个人于逆境浮沉遍尝苦辛,方得深厚底蕴,日后待人接物总是谦逊宽和。

山粉圆子烧肉,亦是吾乡待客一绝。山粉加适量水和匀,分别攪一坨坨入锅炕熟,备用。五花肉切好,焯水,炆炒出油,汇入山粉圆子,适量水焖煮。这道菜中的山粉圆子,比珍珠圆子还要Q弹,咀嚼有声,香气横陈。在穷乏年代,不失为一道待客大菜。我们平素是享用不到的。

两团“风滚草”

■韩浩月

苏图图除了写歌,还写乡村题材的散文。读他的文章,我发觉苏图图还真是让人没脾气,他的作品如他的一人一样,平缓、淡定、从容,当然,我也看到了他更多的童心、怀旧、深情,他对乡村生活以及童年记忆的描述让我读着读着心就完全静了下来。

苏图图在文章里所讲述的那些,我几乎都经历过,比如割麦子、躺草垛、滚钢圈、吃冰棍、走夜路、听故事、赶大集等——苏图图的文字有无形的情境酝酿能力,那些文字如同天上逐渐汇拢的浮云,也如大片湖水中心的漩涡,或者旷野里诸多的风滚草特立独行,崇尚自由。作为写作者我通常拒绝进入其他作者所营造的氛围,我图保持客观与理性,但苏图图的文字让我不设防,可能也与我跟他“太熟了”有关系。

除了写乡村,写童年,苏图图写

花果烹秋蟹

■郭华悦

人的笔记《武林旧事》,就提到了一道叫“螃蟹酿橙”的菜肴。顾名思义,有螃蟹,有橙子,但这二者又是怎么组合到一块儿?

这道菜,可谓费尽心思。将橙子削去顶皮,挖空瓢。再将螃蟹清理干净,挖出蟹肉,填入去瓢的橙子中。然后,重新盖上顶皮,上笼蒸。味道怎么样呢?

想必是不会差的。橙香可以提鲜,橙汁可以去腥,而将蟹肉置于橙中,还可以防止蟹汁的流失,锁住蟹肉的鲜汤汁。如此一来,味道怎么会差?

这道菜,在宋代,那大概是权贵人家的专利。蟹肉稀罕,就连橙子

能征服味蕾的美食,总离不了相得益彰。

就拿吃蟹这事儿来说吧。秋蟹虽肥美,也得有相衬之物。

蟹肉腥,花儿香。以香去腥,是其一。蟹肉肥美的时节,有菊花,有桂花。在乡间,菊桂漫山遍野。每逢蟹肉肥的时节,总不乏有妇人挎篮,采菊撷桂。

摘回来的菊花与桂花,洗净晒干后,可入饌,可酿酒。而花酒配蟹肉,再恰当不过。而菊桂之中,又以桂花最为合适。蟹肉寒,菊花凉,寒上加凉,显然不合养生之道。而桂花温,以温驱寒,以香养蟹,一口蟹肉,一口桂花酒,那便是难得的美食。

花可配蟹,水果亦可。

宋代在美食上,创意颇多。宋

得最多的还有他的女儿,可以说他集齐了一个中年男人获得宁静感的三大要素,女儿的“大驾光临”,使得苏图图有了理直气壮拒绝成为“大人”的理由,他第一次被四五岁的女儿批评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喜悦感,有着一一种“我终于也有今天”的炫耀感,他给女儿讲故事,成为一名童话作家或者小说家,他陪女儿做游戏,用爱女儿的心态来爱他周边的一切……写到这儿,觉得文学啊,理想啊什么的其实也没那么重要,生活与爱,才是最重要的,苏图图在他的现实世界与创作世界中,完美实现了自治。

关于苏图图的故事,或许还有许多,但我写到这里得结束了,因为我并不算怎么太了解他的生活,我们两个作为朋友,就像荒野里遇到的两团风滚草,一阵大风吹过去就擦肩而过,然后得花一段时间等另外一阵大风,再把我们刮到一起了。

也不是随处可食。平常人家,平日里难得吃一回蟹,又怎会舍得只取蟹肉,还得橙子相配?

可如今,这道菜也入了寻常百姓家。蟹与橙,都不是难事儿。平日里,稍有闲暇时,一手捧橙,一手执匙,挖一口蟹肉,填入去嘴中,有蟹,有橙,何等美事!

花果与螃蟹,如此看似不相干的事物,却能在味蕾上,互生互补,从而谱出一曲舌尖上的天籁。水果烹蟹,品的是佳肴,也是对生活的热爱。